

古文尚書條辨

古文尚書條辨卷二

長樂梁上國九山撰

第四條上

若據漢書藝文志載尚書古文經四十六卷即原文安國所獻之壁中書也次載經二十九卷即伏生所授之今文書班固於四十六卷之下自注曰為五十七篇顏師古於五十七篇之下引鄭康成叙贊注曰本五十八篇此句乃師古引孔序之文若據闕入

叙贊下殊後又亡其一篇此六字故五十七四

為滕混字又是師古語與原愚嘗疑不知所亡何篇後

見鄭康成有言武成逸書建武之際亡武成孔

立駁之曰彼則知所亡者乃武成篇也武若斷令

依此五十七篇叙次之則堯典一舜典二汨作

三九共九篇十二汨作九共皆子虛大禹謨十

三皋陶謨十四益稷十五禹貢十六甘誓十七

五子之歌十八允征十九是為虞夏書湯誓二

十典寶二十一 妾湯誥二十二 咸有一德二十

三 伊訓二十四 肆命二十五 妾原命二十六 妾

盤庚三篇二十九 高宗彤日三十 西伯勘黎三

十一 微子三十二 是為商書偽泰誓三篇曰偽泰誓

是若據天良未昧處然不得不姑取此三篇以求數篇之曲合 三十五 牧誓三

十六 若據於此處 洪範三十七 旅獒三十八 金

縢三十九 大誥四十 康誥四十一 酒誥四十二

梓材四十三 召誥四十四 洛誥四十五 多士四

十六無逸四十七君奭四十八多方四十九立  
政五十顧命五十一康王之誥五十二罔命五  
十三費誓五十四呂刑五十五文侯之命五十  
六秦誓五十七是為周書以五十七篇釐為四  
十六卷此謬妄之最顯則堯典卷一舜典鳴盛  
然者詳辨在下舜別有卷二汨作卷三九共九篇卷四大禹謨  
卷五皋陶謨卷六益稷鳴盛作棄稷增卷七禹  
貢卷八甘誓卷九五子之歌卷十九征卷十一

湯誓卷十二 典寶卷十三 湯誥卷十四 咸有一  
德卷十五 伊訓卷十六 肆命卷十七 原命卷十  
八 盤庚三篇卷十九 高宗彤日卷二十 西伯戡  
黎卷二十一 微子卷二十二 偽秦誓三篇卷二  
十三 若璩雖知其偽然去之則卷數不敷故違  
心而列之至鳴盛則愈奇竟刪去偽字堅  
說是真 牧誓卷二十四 若璩於此處  
刪武成一卷 洪範卷二  
十五 旅獒卷二十六 金縢卷二十七 大誥卷二  
十八 康誥卷二十九 酒誥卷三十 梓材卷三十

一名詰卷三十二洛詰卷三十三多士卷三十

四無逸卷三十五君奭卷三十六多方卷三十

七立政卷三十八顧命卷三十九康王之誥卷

四十鳴盛忽以兩卷合為一前後所無是自亂其例且明擬古文而暗襲今文半古半今

最破縱罔命卷四十一思棟鳴盛於此處徑添

誣罔又甚費誓卷四十二呂刑卷四十三文侯

於若璩費誓卷四十二呂刑卷四十三文侯

之命卷四十四秦誓卷四十五百篇序合為一

篇卷四十六武成不亡則溢為四十七矣豈當

日之舊耶其凡此皆按之史傳參之注疏反覆  
數人類如此所參所以求合乎當日之舊此四字  
推究推究皆誤漢書所載卷數即鄭康成卷  
極想殊不之意謂漢書乃二十九卷加序為三  
十析盤庚偽泰誓為篇三十四無所謂四十六  
卷五十八篇也今強以偽擬之十六湊足鄭數  
是取今文之篇卷與古文雜操之已不成片段  
况其抵牾百出何得稱當日之舊耶詳辨在後

**辨正**

漢書藝文志載尚書古文經四十六卷此是臨

淮奏書之卷數劉中壘別錄早筆之非至孟堅始為  
釐定也其亡去一篇係彼後代之事今若璩乃除後



亡之篇卷謂適合於當日之舊此已大可笑矣且復  
將無作有續狗為貂即如偽秦誓三篇若璩既不敢  
不明標其偽而乃遷就而強取之以圖充數此所以  
屢形破綻也夫武帝之末得民獻秦誓與博士使讀  
說之數月皆起傳以教人孔疏所引劉氏別錄與王充  
說皆不同而劉歆移太常書云秦誓後得博士集而讀之  
此皆西漢之人所自別白者也前賢則有廿八宿之  
譬玩劉歆以尚書為備一語足後學則有子不語之  
信二十八宿之稱已久甚確

評孔壁中安得有是耶且明明嚴而叢之曰古文經  
四十六卷而忽夾襍以今文之偽篇何名實之相背  
耶若據謬矣夫若據之構造經篇孟浪如此益信孔  
冲遠所嗤張霸輩東京當必有其人彼聞劉歆有十  
六之浮說遂擬十六以實之此見孟堅有四冊六之  
明文遂編排冊六以冒之皆不必現有其書但以篇  
目為海市蜃樓已足令人眩惑矣於戲孔冲遠洵有  
特鑿哉

論衡正說篇稱魯共王壞宅得百篇尚書於  
增壁中武帝使使者取視莫能讀者遂秘之

中成帝時有張霸偽造帝出秘百篇以校之云云夫  
王充在東京宜得備聞數篇數乃以博洽之儒其叙  
述模糊尚如此又何論其他然則曠憚廢退以至五  
後漆書盛行此時之耳食訛傳亦勢所不免耳至五  
十八篇中所缺之一數若果繫武成則叙贊早應揭  
出乃僅曰後又亡其一篇何耶曰後又亡者當對壁  
中朽折者而言曰其一者承班氏自注之意雖未明  
著篇目而斷乎非指武成何者武成謂偽駢亡於建  
武不可以一篇言也蓋亦思建武之際書篇之所以  
亡耶史言光武中興愛好經術范升陳元鄭興杜林

劉昆衛宏桓榮之徒繼踵而集維時五經博士各依  
家法更定易書詩禮春秋限十四博士太常差次總  
領焉後書儒林傳其森嚴如此又言建武初元陳元上  
疏曰陛下撥亂反正深愍經義謬雜真偽錯亂每臨  
朝輒延羣臣講論云云陳元傳彼其曰諤曰雜將嘗誰  
氏曰偽曰亂果屬何人非莽歆孰足以當之英主臨  
朝直臣講論不得下水落石出當是時偽國師舊典  
之文章如三統麻所綴武成篇伊訓篇革命豐刑篇

古文月采篇及莽臣所奏之嘉禾等篇雖欲僥倖不

亡亦必不可得之數矣不但此數篇莽欲夫當莽勢

未敗時公孫祿尚能面斥歌輩謂其顛倒五經前書

光武欲立一左氏諸儒尚能論議誼譁公卿以下廷

爭之使之中止陳元傳儒林傳亦言李封為左氏博

况以新政之肅請滌彼奸言之文飾則豈必如尹敏

其人受詔帝前而後敢竭去之哉尹敏符詔公車帝

竭去王莽所著錄吁一亡書也繫以建武之際則其

次比見敏本傳

書不問可知矣若璩奈何遽冒認之建武之際亦不但  
亡者不但偽經亡偽傳亦並亡矣史通云史記  
漢武之泰初後好事者若使岑梁審肆仁晉馮雍肅  
猶名史記至建武中司徒掾班彪謂其言鄙俗不足  
踵前史乃採其舊事旁贊異聞作後傳六十五篇具  
子固以為漢書是衆作俱點而史有亡矣莽傳載  
君爽說曰周公服天子之冕南面朝羣臣發號施令  
嘗稱王命周公賢人不知聖人之意故不悅也洛誥  
復子明辟說曰周公常稱王命專行不報故言我復  
子明君也康誥王若曰孟侯朕其弟說曰此周公居  
攝稱王之文也周公所定蓋為後法此等書然則  
定駢亡於建武而若璩僅識一武成何耶然  
漢志自注曰為五十七篇究竟所短何篇曰舜典是

也嘗博稽先漢遺文如劇秦美新者蓋莽時庸乎所  
擬斷非子雲筆也另有然藉以徵證莽事則莫確於  
斯矣甚咎漢曰帝典缺而不補知莽篡之前必有割  
舜典而燬之者蓋將獻新舜典必預除其舊舜典故  
先時以闕聞也觀於元始間徵天下逸經古記皆今  
記說廷中謂以正乖謬壹異說互見平紀與莽傳此正在已  
闕未補時矣其說新曰紹少典之苗著黃虞之裔帝  
典闕者已補蓋以莽為舜裔少典黃虞大抵偽典所

取用而三統厯所綴堯使子朱處丹淵為諸侯舜使

子商均亦為諸侯皆其語也是莽篡之後儼然別

一舜典而補其闕矣建武之際此類必盡掃其末曰

宜命賢哲作帝典一篇售三為一襲以示宋人摛之

罔極言於堯典舜典外不更有一帝典與售為三典也

嗟乎煌煌兩帝典不但可以闕可以補而且可以增

此正公孫祿所謂顛倒陳長孫所稱偽亂宜乎建武

之興一舉而蕩滅之耳



新論實是陸本  
計五十四卷

此條徒亂新論  
之四十一卷及  
論一舉而不  
錄新論則五  
五十八篇則何  
謂之有合宜此  
句不須有可謂

按舜興之亡也於西漢末又有書為證焉曰桓譚新

論太平御覽卷六新論之言曰古文尚書舊有四十

五卷為五十八篇據此則較之劉氏別錄明少一卷

少一卷而特標舊有則知此所闕者定屬乎莽歿之

世而無與於建武之年矣漢志存其原卷四十而核

減其篇曰為五十七新論存其原篇五十而核減其

卷曰舊有四十五其慎重一也新論又載連山歸藏

各若干言及古帙禮記古論語古孝經若干卷若干

章若干字皆不云舊有而獨於古文尚書鄭重加舊  
有二字舊之云者當平帝立古學璜憚貴顯時也舊  
有云者此四十五卷舊時實有之見此後不能有也  
考桓譚自成帝時以父任為郎歷哀平不遷官繼為  
王莽掌樂大夫講學祭酒世祖即位徵侍詔以宋宏  
薦拜議郎給事中出為六安郡丞年七十餘卒於建  
武之代並任於建武新論中所言缺卷安知非指建  
武所亡耶曰此大不然當建武初年譚已獻新論蓋

去漢書之成尚三十餘載矣

班固作漢書告成一章帝建初中

而昧

昧者謂其起官建武所記者即建武之亡篇殊不知

世祖初興譚早獻新論世祖善焉今考其書皆雜記

前朝掌故無一語指斥時事者若謂建武篇亡而譚

現記之則當日今存四十五卷不得曰舊有四十五

卷矣况其時璜憚已退漆書已行十四博士已定誰

復取罷廢之殘篇特為考核篇卷耶此必無之事矣

且四十六卷中他篇不亡而無故獨亡一武成此文

必無之理矣然則新論之闕卷必係舜典而斷非武

成真可謂確無疑義者也

按此四十五卷之古文適東漢三國而後出現東漢

時為杜林所掩三國時又以戰爭未遑也

孔冲遠

前晉奏上其書已亡舜典至晉未范甯為解猶不得

馬大航頭之獻議者隨寢隋武成正義大告武成引

開皇三年購募遺典乃得之武成正義條下記引

鄭元武成逸書建武之際亡一語不云是叙贊蓋與漢書注所引叙贊渺不相涉也冲遠嘗言孔君作序

鄭元謂之贊然則叙贊者鄭書之總序耳堯典疏引

鄭序云虞夏書二十篇商書四十篇周書四十篇此

是總論百篇顏師古所引六字想近此總論百篇之  
下至他疏引叔贊雖多并無五十八篇之說今若據  
乃添唇助舌取上文師古之別語闌入鄭氏口中擻  
添一又取下文故五十七四字師古所以收結已注  
本字迴應孟堅之自注者亦混為鄭氏之詞豈似康成實  
有五十八之篇卷燦然在其手中目中嗟乎若據之  
鹵莽滅裂欲迷人而適以自迷也已

第四條下

若據始之而不得其說則茫然以疑

此時天良未昧知其

無可擊空既之而忽得其說則不覺欣然以喜

至是除公

或成一篇自謂得把柄矣孰知益謬以為雖寡昧如予猶得與聞

於斯文也詎不快哉

鳴盛原文尚書卷篇之數千載夢夢妄極直至閣惠

方加釐正影謂之釐正十得八九猶不無小誤

至予論始定

**辨正**惠棟王鳴盛皆效尤於若璩者其非列篇卷務  
彌縫若璩之破綻究之齊則失矣楚亦未為得也惠  
棟不敢談卷數惟有汨作下列九共一九共二九共  
三九共四九共五九共六九共七九共八九共九鳴  
盛又於舜典卷二下注曰別有舜典棄稷卷七下注  
曰別有棄稷蓋謂舜典非慎徽以下  
棄稷非來禹以下也若果如此則舜  
與棄稷合之汨作九共璧中已多得虞書十二篇時  
龍門方作史記采輯堯舜事乃於十二篇之唐虞古

書竟屏置而不用一字有是理耶此其捕風捉影蓋不待辨而明矣至若璩除武成以合數鳴盛亦自覺其非遂於洪範之上仍列武成卷二十五而改洪範為卷二十六以下層層遷改是若璩所浪自欣快見此當一旋面目乃虛卷乍補於行間而溢額早浮於數外於是求合者之伎倆又窮不得已復倒戈於若璩彼之鋪排為兩卷者我乃擠并於一卷其捉襟露肘之態較若璩加甚焉獨不思惟三家今文知有顧



命不知有康王之誥是以誤連為一若夫古文經則儼然兩篇其序亦割然兩序太史公從臨淮問故亦各括其大意分隸成康事中而犂然不相假借蓋壁文既分明則讀者斷不容以復溷也今鳴盛強而合之是學步三家仍作今文篇卷矣古不古而今不今何以誇論定耶不特此也篇題各異迥非盤庚泰誓之比觀上下文從無異名而同卷者鳴盛於此竟自相矛盾而不恤此即若璩亦應竊笑耳且尤有可怪

者既堅執亡逸之謬說以張偽懺則畢命本注曰亡  
罔命本注曰逸而鳴盛於此兩篇槩與悖違本曰逸  
者指為銷燬使不得為逸本曰亡者指為傳授使不  
得為亡標之曰畢命卷四十一而罔命則空焉進退  
罔據棄取任情是明明以偽託之鄭注為不足信矣  
一篇不足信則篇篇舉不足信乃反嗤千載為夢夢  
何其無忌憚乎

鳴盛諛閭惠以為十得八九不過互標榜以欺人耳

今平心察之其刪除後亡之篇目謂恰合壁出之真  
文是若璩之敗迹也然篇不刪除則卷必羸溢遂欲  
抹殺康王篇以伸其邪說是鳴盛之敗迹也惠棟但  
列篇名而不敢配列卷數似遁逃於二敗之外矣然  
畢命罔命逞臆改移則惠棟鳴盛兩人同一敗迹也  
其餘各篇之虛張雜湊與三秦誓之不辨古今則若  
璩惠棟鳴盛三人之同入迷途而莫能相救者也作  
俑者自誇得與於斯文效尤者僭稱至予論始定夫

誰欺欺天乎

馬鄭之古文所以能有總泰誓者以說雖承北學而篇則仍用今文也東漢一代所稱治古文尚書者莫敢不遵循此格觀賈逵受詔撰歐陽大小夏侯及古文同異達集為三卷足明微矣夫非古文與三家篇目均齊則此贏而彼絀彼半而此全體段迥殊將何以參稽其同異其達即欲強撰之則所集詎三卷之可了耶

後劉陶推三家與古文尚書是正文字蓋亦如此倘非古今文編帙相符陶何得謂之推

何憑以為正乎即如馬融著三傳異同晉劉兆作春秋調入亦皆以其經之同而後參其傳之異然則賈逵撰集並無二十九夫賈逵本以大夏侯教授於今以外之篇於茲益信文固所夙習乃其父賈徽受學塗暉獨得孔壁之真傳論者遂怪逵躬司撰集何故削徽書之半不知非逵削之杜林已先削之矣林以名德為羣僚所尊暉見本衛宏又從而定之疏云衛宏定古今典既定建武定十定也者定以博士之篇次弗使二十九篇以外四博士定也者定以博士之篇次弗使二十九篇以外仍得闡入其中也當是時也雖有百賈逵其能孰暉

徽之私書而與為抗論耶即康成恒稱世祖之興衛  
賈馬二三君子居賈先而有衛而衛實與杜同符然  
則東漢之古文杜林其初祖也衛宏為之定則繼祖  
而為宗者也賈逵以下古文皆杜衛之嫡傳正脈也  
後起雖賢安能軼出于祖傳之外耶夫杜林精小學  
而嗜奇字其淵源最遠西京時有杜林訓纂篇又有杜林蒼頡故一篇載在藝文志班固云蒼頡古字俗師夫其讀宣帝時徵齊又能正讀者張敞從受之傳至外孫子杜林為作訓故是也杜邈及林本傳言邈少殊其母張敞女敞子吉吉子球皆博學有文采初邈從言學後球又從邈學球

尤長小學而文雅過其祖澈至鄰子林又從攷林以疎學好古而博洽故世言小學者由杜公

建武六年辭瑰器而達三輔自言於西州得漆書古文尚書一卷常寶愛之雖遭艱困握持不離身夫託言西州者不過隱諱其仕莽之蹟前書莽傳言莽築節侍中常侍執法杜林等將作又張竦為陳崇草奏頌莽功德復為劉嘉作奏莽大悅封竦為淑德侯莽製六體書一古文二奇字即孔氏壁中而道其實曰之體林之漆書一卷必錄得於是時也而道其實曰一卷必無三家以外之篇跡其艱困不離豈能以孔壁所滋多盡入之握持之內哉矧林所為嗜祇此

其應作與

蚪異文原不必為遺經計厥後鄭興一見而詰衛宏  
闔然而服徐巡更受業且愛以勿悔此時璜揮雖擗  
林書獨張瞻而揚眉所持者其三家篇目有畫一而  
無乖異耳作史者為之大書特書為古文由是遂行  
不善讀者謂壁經到此幸行矣其善讀者則謂杜林  
之古文行而臨淮之古文遂不得行也此一代傳注  
之大關鍵也學者誠知治古文之源流如此則知馬  
鄭之秦誓亦祇疑以傳疑所謂過而廢也毋寧過而



存之而已而孰料贖贖者竟以今文三偽臚成古卷  
之三篇又以成康兩書效作今篇之一卷謂為古文  
則不是古文謂為今文又不是今文馬非馬驢非驢  
得毋從龜茲國讀來者耶比杜林之西州更遠矣一笑

若璩原文百篇次第鄭以咸有一德在湯誥後孔則  
在太甲後鄭以費誓在呂刑前孔則在文侯之  
命後鄭依賈逵所奏別錄為次而孔則自為之  
說也

**辨正** 孔冲遠正義云百篇次第孔鄭不同者孔依壁  
內篇次及序為文鄭依賈氏所奏別錄為次考論次  
第孔義是也蓋當冲遠之世鄭書現存亦附百篇之  
序故冲遠得而互校之而又經一番考論然後知孔  
義之為是彼實叢自異空談矣今若據反末為本竊  
冲遠之唾餘以訾冲遠其口給可憎類如此嘗攷馬鄭  
王三家既各有別錄皆疏所引則不必嗾然如一疏謂鄭  
依賈為次亦不過想當然耳大衛宏手定經文已不

復與壁篇相顧而况此有錄無書者家家能詮叙之  
此豈足以難孔哉即如咸有一德鄭氏見禮記有尹  
躬暨湯句故以連湯誥之篇猶夫說五子之歌據左  
傳亂其紀綱二語即可指為夏桀之時何足怪耶又  
如費誓篇鄭氏不後於文侯之命祇以時代在前且  
魯宜先晉耳殊不知論時代則宜高於君陳何得次  
呂刑之後乎冲遠以孔義為是確乎可憑若璩之索  
垢吹毛欲變亂其黑白而已矣

王應麟藝文志云二  
戴皆傳儀禮而十七

篇次第大小戴先後不同惟劉向別錄大射以上七  
篇與小戴同又樂記正義引劉向別錄第七篇樂化  
之後曰樂學曰賓年賈曰師乙曰賓年賈次而今鄭注  
之本於樂象後次以魏文侯次以賓年賈次以樂化  
而終師乙與別錄次序不符然則古經篇目經  
後人移撥者指不勝屈矣若璩奈何多所怪乎

原文又按四十六卷之分鄭以將無同題者同

卷異題者異卷已釐次之上矣次明鄭則何曾有

是耶欺人至于孔則以同序者同卷異序者異

如此真不可解卷篇各有序者四十卷通共序者六卷故四十

六卷也然鄭注四十六卷鄭注廿九篇加序只

六十四卷原無武成而以百篇序真為末卷孔則有  
武成一篇篇自為序已足四十六卷之數故不  
便以百篇序復為一卷只得引之各冠其篇首  
曰宜相附近此則遷就之詞云

**辨正** 若璩真張霸後身矣所臆造之四十六卷破綻  
百出即其附和之黨尚有入室而操戈者况公論乎  
乃前幅乍強顏摹擬後幅遂直書鄭注四十六卷又  
有鄭以同題白日見鬼竟似有鄭書四十六卷之在

其把握也者若璩祇自欺乎抑謂天下皆可欺乎夫  
計篇不計卷似乎易以編排然已不克售欺者蓋古  
今文之雜半難以掩飾也至以五十八而縮成四十  
六則除臨淮同序同卷之外彼僞作者鮮不敗露矣  
不然惠棟何以不敢言卷數鳴盛何以必添入武成  
異題異卷者何以康王篇之忽違此例左支右絀百  
孔子瘡雖至愚亦知其不類矣且若璩於此其尤可  
笑者又有六馬夫沖遠所闕之張霸十六篇有武成

在內者也。若據既持之，以為真鄭注，乃至此忽曰鄭氏無武成，轉瞬間已自相矛盾。此其可笑一也。知此武成果亡於建武，而鄭氏果無之，則十六之為偽舉，一可破其餘。乃於此不恍然大悟，竟乃將錯就錯，堅稱鄭注有四十六卷，此其可笑二也。欲作鄭卷四十六而數竄浮，一於是刪去彼武成，以為彼竄序末卷之地，其可笑三也。先誣盡鄭注，後乃及於孔傳，謂鄭無武成，而孔獨有武成，以致百篇序無卷，可安其可。

笑四也先嗤其無卷真序而後斥其別冠篇首出於  
不得已之為便孔傳之瑕疵愈顯其可笑五也昔毛  
公引詩序各冠篇首鄭康成說若璩不知孔傳之有所本  
而謂因其卷數已足始遷就而如此其可笑六也若  
璩之譎張不足責奈何以此貽誤後人獨不思此古  
文經四十六卷者劉中壘別錄所載即臨淮作傳時  
所分被時篇卷具全何曾有亡缺之事乃自劉迺班  
四十六之數已確然不移如此不知百篇序早已無



專卷而所謂析置篇首者蓋即臨淮起家時之本來面目矣此理甚明易曉一虚心靜勘已得之若璩口似捷給心竇蒙昏固宜其始終夢囈也乃復有惠棟王鳴盛輩隨聲而附和之此天下之最不可解者矣

若璩原文

又按虞夏書之分竇自安國傳始馬融

鄭康成王肅別錄題皆曰虞夏書無別而稱之者鄭康成序曰虞夏書二十篇商書四十篇周書四十篇三科之條五家之數是虞夏同科也

余觀揚子法言亦曰虞夏之書渾渾爾可證西漢時未有別虞書夏書而為二者杜元凱僖公二十七年左傳注曰尚書虞夏書也西晉時猶未有別虞書夏書而為二者逮東晉梅氏書出然後書題卷數篇名盡亂其舊

**辨正**若璩又大謬矣左傳文公十八年有虞書數舜之功曰慎徽五典云云專稱虞書不稱虞夏書也其引夏書者凡十五處皆專稱夏書不兼言虞也蓋自

孔筆刪定以來早已別而稱之矣若璩奈何挾馬融  
鄭康成王肅諸人欲凌駕於孔筆之上耶又許氏說  
文引虞書洪水浩浩又木部虞書曰予乘四載五句  
疋部引虞書曰旁求疋字下引虞書疋字从此  
閱字下引虞書仁閱覆下則稱閱天史記樂書太史  
公曰予每讀虞書至於君臣相敕元帝時以京房知  
音律之數使韋元成問焉房引虞書曰律和聲此據後書  
律班固律厯志開首即引虞書曰同律度量衡是兩

漢儒者均遵孔筆與左氏合轍何得謂西漢西晉未  
有別虞書夏書而為二者乎何得謂梅氏書出盡亂  
其舊乎孔冲遠曰伏生雖有虞夏傳以外亦有虞傳  
夏傳此其所以宜別也夫虞傳夏傳尚可分稱虞書  
夏書何為獨不可耶孔疏引伏生大傳于虞傳之鄭  
更有唐傳見玉藻正義鄭  
之三科一虞夏二商書三周書似犁然不可易乃墨  
子引湯五年旱不曰商書而曰殷書左傳洪範不曰  
周書而曰商書此豈可據鄭以難彼兩家耶至揚子

雲稱虞夏之書渾渾爾此偶爾泛談何足引證若據  
之言皆糞土也乃欲以誤我後學何哉

古文尚書條辨卷三

長樂梁上國九山撰

第五條

若據原文 古文武成篇建武之際亡建武亡者莽歿所作之武成非

劉子政所校劉子政所校當建武以前劉歆父子校理

之武成也武成也秘書劉歆一生作兩截人其篇固具在也故劉

向著別錄云尚書五十八篇別錄只班固志藝

文尚書五十七篇則可見矣劉歆作三統曆引

劉向別錄五十八篇見尚書正義卷二不稱云云有卷數

武成篇八十二字其辭曰惟一月壬辰旁死霸  
若翌日癸巳武王迺朝步自周於征伐紂粵若  
來二月既死霸粵五日甲子咸劉商王紂惟四  
月既旁生霸粵六日庚戌武王燎於周廟翌日  
辛亥祀於天位粵五日乙卯乃以庶國祀馘於  
周廟

**辨正**

三統厯所引武成除首節五句外

其首節即用  
孔壁古文不

改其餘皆逸周書世俘解之文蓋劉歆輩偷竊詞句

為古武成以欺王莽者也今世傳解成篇具在試取  
而校之自粵若來以下至祀馘於周廟凡十二句句  
句抄襲無一字出乎其外例之以穿窬之盜此所謂  
真贗現獲若璩乃鄭重分明而錄之而數之自負發  
奸摘伏之能而轉置真盜於不問則亦劉歆張霸之  
續而已矣

按世傳解一篇當分二十二節

第一節惟四月乙未日武王成辟四方通殷命有國



此首段十七字作偽者不敢  
勞頭便取之其肺肝知見

第二節惟一月丙辰旁生魄若翼日丁巳王乃步自

于周征伐商王紂次段廿四字以張麻考之一月之

津語抵牾作偽者若依樣取之不足以欺王莽矣故

開首聊勸孔壁舊文而乃字紂字則仍襲取也○今

虛刻逸周書徑改丙辰為丙午丁巳為丁未大謬此

丙辰丁巳安知非壬辰癸巳之訛生魄二字安知非

訛乎

第三節越若來二月既死魄越五日申子朝至接于

商則咸劉商王紂執矢惡臣百人三段三十字作偽者抄襲始此而刪

朝至接于商則六字又刪執夫惡臣百人六字朝口按  
二月癸亥夜陳此事明見於國語何得云甲子朝至  
耶朝至之夫實作偽者所知故避而不抄錄之也其  
日云者則彼未嘗經意故承訛襲謬而抄錄之也其

踪跡顯  
然也

第四節 記丁卯事○太  
公望至告○賦○俘

第五節 記戊辰事○立政  
祀文王○立政

第六節 記壬申事○荒  
新至告○賦○俘

第七節 記辛巳事○侯  
來至告○賦○俘

第八節 記甲申事○百奔伐衛告○賦○俘○按甲申後  
六日為閏二月庚寅朔下文庚子乙巳二事

宜在此甲申之後辛亥之前蓋閏月二十一日庚

第九節 王不革服格於廟太王太伯王字虞公文王○

邑考以列升伯○

第十節 格廟○秉鉞正邦君

第十一節 士記癸巳事○王奏庸大享

第十二節 戎殷於牧野○謁

第十三節 記巳卯事○開三終人

第十四節 記庚子事○陳本伐唐

第十五節

記乙巳事○陳本新荒至告載俘○百韋

凡熟國九十有九○按此上兩節宜在第九節之前

蓋簡冊混淆有日辰舛亂作偽者自第四節至此皆不

敢採之至下節乃敢復採

第十六節時四月既旁生魄越六日庚戌武王朝至

燎於周惟子冲子綏文武王降自車乃俾史佚繇書

于天號

武王朝至于周語本分明句中一行一燎字作

佚書天號皆庚戌日事當與翼日辛亥連接書於天

號祀於天位亦宜相屬而類次之乃有三錯簡隔斷

其問并不覺祀天之太急而燎廟又重擗於此時矣

試思未降車何以能燎廟耶既誣以燎廟之文須刪

其朝至之字既刪朝至不得存則存之於是古逸之

可削則削之其紀天位也存則存之於其古逸之

世倂解變為壁出之武成篇劉歆作

偽之巨子固應綽然為王莽國師哉

第十七節言武王廢紂矢惡臣百而伐其小子又

上執矢惡臣條下○夫家之事○廢紂矢惡臣相接

此下三節皆錯簡○此節先載入與下節先載入當是一事

第十八節武王乃夾于廟門用俘皆施佩衣先載入

第十九節武王在祀太師負商王紂縣首白旂妻二

首赤旂乃以先載入燎於周廟白旂赤旂二事何以

大非事理虛抱經曰此當在甲子下今據文義通前後

後細繹之其錯簡確然無疑武王在祀即前文追祀

文王之敘祀及第九節十節兩稱做廟是也燎周廟  
一事當亦次比於前條今錯簡在此致誤衍燎字於  
朝至之下作偽者合而纂之仍以此燎於周廟  
四字與翼日辛亥連文此破綻之最可笑者

第二十節若翼日辛亥祀於位用籥於天位越五日

乙卯武王乃以庶國祀馘於周廟翼予冲子斷牛六

斷羊二此段三十九字作偽者首刪若字去冗也中

其複也乙卯祀下刪于位用籥四字並兩句為一句免

子以也共十字除其支蔓也畧加繩削便成典貴之

高文此割歆等之所能也故上流  
以欺王莽而足以下庶國乃竟告至用一小牲羊豕於百  
第二十一節神水土社二千七百有一共八十字

第二十二節

自商王紂于商郊時甲子夕至俘商舊玉億有百萬計八十一字

不知偽武成盡採此篇而劉歆未畢引之歟或此外兼竊他書而湊集以成片設歟莫窺全豹僅露斑文堪悵悵也惟是世倂解文多訛舛語多荒唐彼勤劓者有所擇而後取之其痕跡倍為彰著請觀建武之汲汲除燬則在彼時尚不許售欺而謂可以欺天下後世哉

若據原文

武王以一月三日癸巳伐商二月五日統

麻所竊世傳解本是既死魄粵五日甲子誅紂  
若據改作二月五日即此已見其誣  
是歲閏二月庚寅朔三月己未朔是庚申朔

四月己丑朔

此則長麻與三統相符

**辨正** 癸巳伐商甲子誅紂壁文已自分明何勞獻諛

於三統但三統既冒取壁文為武成篇首

世傳解第二節有訛

三統避不敢用故竊 當知此開頭旁死魄三字乃書

及壁文說已見上 日之例定可據也蓋一月辛卯朔其壬辰旁死魄初

二日也以此推之二月辛酉朔其死魄為初二壬戌



加以既字曰既死魄則初三癸亥名謂二月既望疏以長麻推之十五

巳丑望既望則以初三癸亥連次日甲子曰翼日為庚寅十六日

宜何云五日耶或謂既字當勿泥則由初二壬戌數

於甲子亦祇越三日斷不得為越五日矣於是為

調停之說者謂二月辛酉朔此特傳疏之所推孔傳解甲

子為初四日正義用杜預長麻核之無異而三統則二月之朔乃庚申非

辛酉也就今如其說展出一日初一庚申初二辛酉

由辛酉既死魄數至甲子亦只得日越四日若并庚

申而數之則越字又何以處置乎然則世傳解二月  
既死魄越五日甲子其五日當是翼日或三日之訛  
作偽武成者不知其訛仍曰越五日甲子若據遂經  
改為二月五日附會之洵自欺者哉

朱子曰以上文一月壬辰旁死魄推之

孟康曰月二  
日以往月魄

死則二月之死魄且當為辛酉或壬戌而甲子未得  
為後五日此漢志之誤也是此病早經朱子之明眼  
識破然朱子云漢志之誤蓋深谷孟堅不宜採入正

史以誤後人若劉歆三統之編為王莽而撰造逸周書世俘之解經聖筆之刪除則置之不論議可矣

前漢藝文志載有麻譜十八家漢初原有云麻至元

麻故孔傳所注月日正義皆謂其推麻而得之而正

義又用杜氏之長麻覆審詳核與孔傳無異自堪傳

信於後學若三統所書之月朔有與傳疏差一日者

三人占從二人斷不能據劉以難孔也矧三統篇中

固自記其歧說乎如春秋魯僖公五年正月辛亥朔

殷麻以為壬子成公十二年正月

庚寅朔殷麻以為辛卯定公七年正月己巳朔殷麻  
以為庚午之類春秋以前如此者云春秋以後如此  
者五皆無關經傳即如伐紂之二月或謂庚申朔或  
謂辛酉朔均不足以正越五日之訛然平心而論則  
辛酉朔較為可信何者庚申為上月晦日則廿八戊  
午度孟津廿九己未大巡六師明誓衆士無陳不遠  
晦之嫌尤想見王師之整暇耳

偽武成篇竊世俘解雖多謬誕而其庚戌為四月二  
十二日則諸麻與三統推算相符然其日越六日云

者須自十七日起算厥數方合乃玩原文既生魄未  
必到十七如果既生魄在十七則既死魄亦必在初  
三無疑矣夫生魄越六日得及於廿二之庚戌而死  
魄越五日僅限於初五之甲子此其錯誤益屬顯然  
援後參前不又得此天然之證佐乎至旁之之解乃  
劉歆之穿鑿夫生死魄未有不自旁而起者今解為  
旁之謂另有旁之一日已形牽強而又加一既字  
以為既已旁之此成何文理乎

武王燎于周廟祀于天位以庶國祀載于周廟其事  
之有無何關象緯就令有其事矣豈後象緯之所能  
占乃若璩特翻翻然挾此以制人者蓋亦有故彼見  
劉歆三統於武成篇前先鋪張伶州鳩之語一句一  
解一事又一徵後乃雜以偽武成詞語若璩眼花撩  
亂遂謂此武成者非劉歆占之於象緯莫能得也今  
後之學者咋舌籍口莫置一詞而若璩之邪說乃肆  
行而無忌矣夫伶州鳩所談固真象緯也然其文一

一具在與武成迴不相涉學者何難詳說以窺其底

蘊乎

伶州鳩對周景王曰昔武王伐殷歲在鶉火月在天

四天駟馬房星

日在析木之津辰在斗柄

辰所會

日月星在天龜

星農星即水星也天龜元枵也

星與日辰之位皆在北維

北維北極也

頊之所建也帝嚳受之

顓頊

顓頊以水德王北

方帝嚳木

我姬氏出自天龜

元枵

齊分野

王季母太

姜伯陵之後齊女也

及析木者

有建星及牽牛馬

躔星

則我皇妣

太姜

之姪

伯陵之

後逢公之所憑神也於齊地故祀天龜死而配食為

其神主歲之所在則我有周之分野也利伐人所在月

故曰憑歲之所在則我有周之分野也利伐人所在月

之所在辰馬農祥也正而農事起故謂之農祥農我

太祖后稷之所經緯也王欲合是五位三所而用之

五位歲月日星辰三所逢公所伶州鳩所談之象緯

憑分野所在后稷所經緯也

其故實不過如此就今彼武成千真萬真試問有何

語足相比附而况其顯然贗鼎乎韋昭之說詩太明

孔疏改之曰星日辰皆在北歲在南月

在東是五物而居三處韋昭之言非也



若璩今後出之武成以四月哉生明為王至于  
原文今說既無所本以丁未祀周廟越三日庚戌  
柴望又與其事相乖此二條強攻無  
理可笑之極且尤可議  
者古人之書時記事有一定之體召誥篇惟三  
月丙午朏越三日則為戊申顧命篇丁卯命作  
冊度越七日則為癸酉所謂越三日七日者皆  
從前至今為三日七日耳非離其日而數之也  
今丁未既祀于周廟矣越三日柴望則為巳酉

豈庚戌乎甲子之不詳而可以記事乎此一條尤拘牽

翻夫一古文也劉歆見之於三百年前信而有

徵如此梅賾獻之於三百年後偽而無稽如此

學者將從遠而可信者乎遠即可信耶張霸之古文豈不比劉歆更

遠抑從近而不足信者乎左氏晚出比公穀為近毛詩後立比齊魯

辨為近近果不如遠乎

**辨正**若璩謂四月哉生明王至于豐具說無所本夫

正月上日受終於文祖月正元日舜格于文祖此月

日當何所本若璩將日本之於象緯乎又問若璩庚戌武王燹于周廟辛亥祀於天位此何所本若璩當曰此本之逸周書世傳解矣皆可發一大噓至孔壁舊古文丁未祀于周廟越三日庚戌柴望大告武成此四月事錯簡也宜移於列島惟五之士若璩謂與從我 朝季文貞說不必如蔡傳之糾紛其事相乖其事者誰之事耶所謂乖者何指耶想若璩之意必以劉歆之武成有燹廟祀歲祀天位等事此皆無之則與彼事相乖矣如此持論謬妄至極今

有人失身從賊受號令及見朝廷法律轉大駭怪謂  
其事與賊相乖若璩不以為愆且悖乎如此條者真  
不足與辨矣

於丁日後數至庚日稱曰越三日坑越字之義則知  
三日者於甲乙非舛於文理非碍也不舛不碍無庸  
執名誥顧命以糾之故孔氏正義謂史官不同立文  
自異其議論最為平允嘗攷漢處士巖發碑文有曰  
戊申朔五日癸丑其從戊數癸稱五日而戊申不在

五日之內此足見古人行文通變原不能拘定一律  
知孔疏之言確矣且古書數日離本日起數者原是  
正例連本日起數者却是變例觀逸周書立春之日  
東風解凍又五日蟄蟲始振又五日魚上冰如若璩  
之說則此五日者當連解凍之本日而數之數之而  
日數皆不敷矣

又杜氏說左傳癸亥門其三門門五日戊寅濟陰阪  
一條蓋晉之攻鄭開首一門五日離癸亥而數之自

甲子至戊辰也次一門五日亦離戊辰而數之自己  
巳至癸酉也最後一門五日又離癸酉而數之自甲  
戌至戊寅也是日罷攻而徙去其說至確知若據記  
事定體云云大不然矣

且周史立文之異不但此三日庚戌也如篇首惟一  
月壬辰書一月不書正月或曰未入商郊稱一月克  
逸周書月解明言越我周王代商以垂三統而開首  
於日南至仍書一月不書正月知非關克商未克商  
以為分又月以繫日而洛誥戊辰下乃倒綴十有二  
別也

月句又顧命哉生魄下不云越幾日直出甲子云云  
又卽世俘解首節四月乙未日干支之下贅出日字  
皆立文之異者安得執一定之體以繩之乎

疏又云或此三當為四由字積而誤吳仁傑兩漢刊  
誤補遺云積畫之誤積畫者耶孔疏所謂字積蓋古  
字四作三積兩二也三與三形似數訛古書如此類  
多矣子夏之巳亥渡河巳可訛為三三不可訛三耶  
要之沖遠兩說俱於理可通無論異文訛畫均與大

體無閏而若璩乃嘒嘒然詆之不亦多事矣乎

按此說越

四日於事理較為穩愜蓋丁未祀廟庚戌柴望中間空兩日為宜若只空一日似未免太迫耳

若璩武王以周正月三日癸巳伐商二十八日

戊午三統麻於癸巳後戊午前誤入度於孟津

二十九己未晦冬至明日庚申二月朔四月癸

亥至牧野五日甲子商王紂死三十日己丑晦

大寒中明日閏二日庚寅朔此劉歆三統麻載

之最悉者



**辨正**孔冲遠有言伶州鳩所言五位星宿度數自非用算無以推之是矣但自古及今詎止一劉歆為能用算哉孔疏又言鄭注尚書伐紂時日皆用殷曆然劉向五紀論載殷曆之法惟有氣朔而已其推星在天元則無術焉今觀三統譜遂并所列亦不過干支氣朔惟武王十三年乃能博引繁稱如此是伶州鳩之助以波瀾耳豈劉氏之能用算耶三統曆所援之國語不足以粧飾武成惟為世倖篇證佐月日則燦

然可觀矣。故若璩於其干支氣朔間輒嘖嘖而不能置，蓋先聲所奪也。

三統於代紂之條，不但引外傳而已。又雜引書經、牧誓、古文、秦誓、序、今文、秦誓、篇、洪範、序、洪範、篇、偽、武成、篇、文、王、世子、篇、名、誥、篇、偽、書、月、采、篇、不但洛誥篇。

最可駭者，癸巳之後，戊午之前，忽闌入丙午還師一句，考伏生周傳有惟丙午王還師，前師乃鼓鼗，譯師乃蹈前歌後舞等語。此乃十一年觀兵時事，其語在

惟四月太子發上祭子畢之末世所撮拾今文泰誓  
之上篇即此是也夫四月上祭於畢隨即下至於孟

津則其丙午還師非四月即五月矣安得入之十三

年正月內耶

史記周本紀齊世家皆有還師之語至後年畢伐即無此事矣雖後人

為之調停改還為逮然祇一丙午而兩牽混馬歆能

免於耳食之譏耶

按觀兵之說實不足信然伏生大傳首載孟津還師且係以丙午之

日故漢儒競為是說牢不可破也劉歆作三統既信

十一年觀兵之事而叙之於前矣乃於十三年正月  
之丙午又誤噫三統據典引經無非依草附木以取  
演此語何耶

信於新莽嘗為麻法計耶若璩謂其載之最悉真所謂瞻贊矣

原文今安國傳於時甲子昧爽下曰是克紂之月甲子之日二月四日孔穎達又從而博之曰

二月四日者以麻推而知之也又曰二月辛酉

朔甲子殺紂果爾則己未冬至不得在晦日誰

必得在晦日在廿與己丑大寒不得在閏前之

九日有何不可耶正閏前之一日也明日庚寅閏月朔此

一日矣二月辛酉朔己丑晦大寒在月晦小盡

長麻與三統相符  
若璩何憤憤耶  
推麻者固如是乎  
若璩杜元

凱往左傳先修長麻據以正經傳甲子之誤司  
馬公編通鑑亦用劉義叟長麻為之據古大儒

著書莫不精明麻理如此此豈可為淺見寡聞

者道哉

若璩往往為飾智驚愚之語所以其說多不可信

**辨正** 若璩開口一今字已為可笑夫安國傳何以謂

之今耶貴耳賤目成見塞胸無怪其薰猶黑白之莫  
能辨識矣夫正月廿八戊午為師度孟津之日廿九

己未為冬至之日尚有庚申為月晦大盡之日是以  
次月未即建閏至二月己丑晦大寒在焉故次月即  
閏所謂閏二月庚寅朔是也以此數傳疏之推麻的  
確不差如此至三統以己未冬至為月晦乃劉歆之  
偶疏若據遂即執此在晦者為鐵案以駁詰夫不在  
晦者如此例持真昧却本來面目矣

後漢書律麻志注載杜元凱之言曰劉子駿造三統  
麻以說春秋春秋日食有甲乙者三十四而三統麻

惟得一食曆術比諸家既最疏又六千餘歲輒益一日凡歲當累日為次而無故益之此不可行之甚者夫日食於朔此乃天驗經傳又書其朔食可謂得天而劉賈諸儒說皆以為月二日或三日公違聖人明文其蔽在於守一元而不與天消息也

又安帝延光二年尚書令忠奏言哀平之際同承太初曆法及劉向子歆欲以合春秋橫斷年數損夏益周考之表紀差謬數百

晉書律厯志武帝咸寧中善算者李修夏顯造乾度  
厯時尚書及史官以乾度與泰始厯參校古今記注  
乾度厯殊勝因上言乾度勝於泰始者四十五事今  
其術具存又并考古今十厯漢初六厯○太初○三  
統○四分○乾象也  
以驗春秋知三統厯之最疏也

又晉書志云漢武帝始詔司馬遷等議造漢厯乃行  
夏正其後劉歆更造三統厯以說左傳辯而非實班  
固惑之採以為志



東晉孝武太元間天水姜岌造三紀甲子元曆嘗言  
曰服虔解春秋傳用太極上元太極上元乃三統曆  
劉歆所造元也何緣施及於春秋於春秋而用漢曆  
於義無乃遠乎

又曰歆於春秋日食只得一朔其餘多在二月因附  
五行傳著朏與側匿之說云春秋時諸侯多失政故  
月行恒遲歆不謂其曆之失天而為之差說夫日之  
蝕朔乃天驗也而反據已曆以訝月遲此寃天而負

時麻也

宋世治麻何承天曰劉歆三統法尤疏濶才之四分  
麻六十餘年又益一日揚雄心惑其說採為太元

唐書麻志云夏商周各用其正朔為麻不同至漢造  
麻始以八十一分為統母其數起於黃鍾之篇蓋其  
法一本於律矣其後又以春秋易象

世經中多春秋  
總論中多易象

推合其數蓋附會之說也

觀此數條若璩之謬悠益顯矣吁繼今三統之法至

密至精實足超前而絕後然彼真駁現獲者不能掩也若璩奈何欲倚此以為護庇耶

此處刪去  
若璩一段

**辨正** 若璩於此處重錄世俘解自四月既旁至誠于周廟三十八字謂與武成篇合次舉世俘訛文連下越若來至咸劉商王紂一節謂其大可議也夫上節訛文偽武成既未之採何庸深辨至其越若來以下四句正三統之所盜竊者若璩既奉為真古文而此

處忽統合於上節謂其大可議又不言所以可議神魂顛倒矣次又將劉歆及伶州鳩詞語重行衍述曰此驗之天文者次又以師行三十里孟津九百里某日度津某日至牧野曰此驗之地理者贅之又贅然後以周書訛誤之丙辰丁巳生魄等遂一坐實而詰駁之曰豈西師竟飛渡耶耳斥曰作偽者愚且妄也觀者見其雄談博辯鋒不可當遂謂此老之所招擊無不粉碎者矣而豈知吠影吠聲之皆無當乎嗟乎

盜憎主人真贓既被獲未有不欲抹殺之以滅口者也夫世俘解乃一野史情殊於作偽若璩以偽為非偽宜以非偽為偽故此條浮辨三百七十一字今概削之

若璩又按三統麻引武成篇見漢律麻志班固分為三截班固何惟一月壬辰旁死魄為一截粵若來二月既死魄為一截惟四月既旁生魄為一截各以他語間隔之偽作古文者似只瞥

見第一截援入今武成

妄誣無理○蓋敢輩避世傳之說文不敢襲用

聊勤壁文之首節而而第二第三截竟爾遺闕

用之此鑿鑿有據者而而第二第三截竟爾遺闕

能搜第一截何故遺其二顏師古注誤以為皆

三截若珠妄議乃如此

今文尚書之詞師古誤記惟孔穎達指為逸書

誠是孔疏曰漢世謂之逸書是孔意未許為逸

豈足信耶若珠不謂是焚書之後有人偽為

但誣漢又誣孔矣

**辨正**

若璩又妄說矣劉歆三引武成豈班固為之分

截耶按律厯志自首至故述焉本班固之文自夫厯  
春秋者以下至小餘二十一皆劉歆之著述正載厯  
法俱未暇引書或言歌增損太初而易其名為三統  
蓋太初用夏正而新室用建丑之殷  
正故以三統為名其實未至三百年改憲其言厯只  
之期可不必汲汲更造也散祇以媧莽耳其言厯只  
此足矣乃此下又作世經一篇何為也哉世經便於  
引據所以迎合王莽也如堯讓天下於虞使子朱處  
丹淵為諸侯舜讓天下於禹使子商均為諸侯世經於唐  
虞兩代僅載此二事何那顧甯人曰夏商以前天子  
之子封國而為公侯者不見於經然則此二事為劉

敵臆撰  
明矣

藉令漢平帝考終王莽必援此朱均故事以

為口實厥後定安冊封而以平原五縣方百里為定

安公即孺子嬰之國蓋國師公三統麻中早已為之張本

矣

又如世經言春秋僖十六年歲在壽星重耳過衛得  
土塊子犯曰後十六年歲復於壽星必獲諸侯又因  
董因君以辰出而以參入必獲諸侯之語故王莽曰  
予受命即直歲在壽星填在明堂觀晉掌歲龜筮告



從其以此年二月建寅之月東巡狩漢書晉灼注曰  
視晉識太歲所在宿度所合卜筮皆吉故莽欲法之  
也

又如世經言春秋盡哀十四年凡二百四十二年云  
云而王莽曰孔子作春秋為後王法至於哀之十四  
而一代畢協之於今亦哀之十四也赤世計盡不可  
強濟皇天明威黃德當興隆顯大命屬予以天下並  
傳莽夫聖人作經自有起訖而王莽以為一代畢此非

劉歆啟之乎。吁。班固謂劉歆作譜。世譜即以說春秋。春秋何曾說及。而譜之為禍。乃如此夫。

又如世經篇中有曰。得周公七年。復子明辟之歲。夫武王之後。自有成王之年。可紀。今乃曰。周公七年。此何說。耶。復子明辟四字。縱由前漢諸儒之誤解。然經劉歆之標揭。以出。遂成王莽之一大把柄。是以莽撰逸嘉禾有曰。假王蒞政。勤和天下。且解曰。此周公攝政。贊者所稱。又解曰。周公常稱王命。專行不報。故言。

復子明君也後居然即真猶言曰昔周公復子明辟  
今予獨通天威不得如意云云此豈非劉歆階之屬  
乎夫以六經文奸言莽之譎術也故有經言可借以  
文則直用經言如明堂位等篇是也散句如復子明  
辟之類不勝枚  
舉無經言可文則偽造其經如伊訓畢命武成嘉禾  
等篇是也至偽經又不足則偽史以佐之如三統歷  
之有世經是也若璩不能辨臧否是以依附莽歆奉  
為著蔡何足怪歎

若據原文又按朱子嘗疑漢志庚戌燎于周廟庚乃

剛日而宗廟內事非所宜用不如經文丁未合

且庚戌至乙卯僅六日間耳三舉大祭數煩不

敬不知劉歆何所據而云爾余謂外事以剛日

內事以柔日曲禮文也若據又取入此果可為

周一代之定制乎果為定制則洛誥戊辰王在

新邑烝祭歲何解若據說錯無怪盲辨

**辨正**

偽武成盜竊世俘解此書妄誕之處盜竊者有

能知有不能知如庚戌燎廟以前世俘之言祭者已  
有六七追祀文王一○薦俘殷鼎二○告天宗上帝  
殷俘王士奏庸大享六○注中又有及茲六日三祭  
稷太牢別于天也○則正文脫之矣  
後又有斷牛六斷羊二告于天于稷用小牲羊豕于  
百神于水土于誓社又曰用牛于天于稷立百有四  
用小牲羊豕于百神水土社二十七百有一嗟乎放  
飯流啜安問無齒決如此記載豈有剛柔之義疏數  
之宜是以作武成者不敢多所勦削惟於此三節酌

擇而采取之以為極似聖經矣然其中之紕繆作偽者尚不及知也故終不能逃有識者之洞鑒若璩乃喋喋然強為之解說獨何心耶

剛日柔日我夫子實言之矣不但曲禮篇所記也夫子言曰昔三代明王皆事天地之神明無非卜筮之用又曰大事有時日小事無時日有筮外事用剛日內事用柔日不違龜筮牲牲禮樂齊盛是以無害乎鬼神無怨乎百姓此經文也孔正義曰大事謂征伐

出師及巡狩也其實是中事對小事為大耳崔靈恩

云外事指用兵之事內事指宗廟之祭也翟氏說曲禮疏所引

被疏已析出郊天社地言郊社尊不敢同外內之義也又孔表記正義曰外事

若甲午祠兵治兵必有祭祀吉日庚午之屬是也

內事若宗廟少牢用丁亥之屬是也此經皆論祭祀

之事無害無怨是聖人表著不違之功效愚按葬事亦內事也故顧甯

人曰春秋葬皆用柔日宣八年十月己丑葬小君敬

嬴定十五年九月丁巳葬我君定公是也皆以雨不

克葬本卜巳丑者重書庚寅本卜丁巳者重書戊午  
事之變也非用剛日也即所書他國之葬亦無非柔  
日者惟咸十五年葬宋共公孫庚辰剛日其亦雨不  
克葬之故歟孔叢子軍禮篇凡類禡皆用甲丙戊庚  
壬之剛曰由此觀之此剛日柔日者三代明王祀神  
之通典周公定之孔子闡之春秋謹之曲臺記之而  
周漢之交講求軍禮者猶能迷之而若璩以為非周  
代之定制何其妄歟



洛誥戊辰王在新邑記成王就居洛邑之日孔傳曰  
以十二月戊辰晦到是也正義曰知其晦日始到者  
此歲入戊午節五十六年由三月丙午朏推之三月  
甲辰朔天四月甲戌朔小五月癸卯朔大六月癸酉  
朔小七月壬寅朔大八月壬申朔小九月辛丑朔大  
閏九月辛未朔小十月庚子朔大十一月庚午朔小  
十二月己亥朔大三十日戊辰晦到洛也此傳疏所  
推與三統術大同小異

近代有三統術衍一書用劉歆之法推是歲朔晦其  
三月四月五月與孔疏並同惟六月癸酉朔大七月  
癸卯朔小八月壬申朔大九月壬寅朔小閏九月辛  
未朔大閏月原有大盡或  
謂皆小盡非也十月辛丑朔小十一月庚  
午朔大十二月庚子朔小稍覺不同耳三統直日是  
歲十二月戊辰晦周公以反政故洛誥篇曰戊辰王  
在新邑云云此則與傳疏所推恰符若璩信尊三統  
如奉神明至此欲伸邪說忽爾背馳而王鳴盛者遂

謂名誥丙午脞條周公攝政之五年甚至欲改二月  
為一月以遷就之愈差謬而不可訓矣謂名誥為五  
年事者據伏  
生大傳一年救亂二年克殷三年踐奄四年建侯衛  
五年營成周六年制禮作樂七年致政此籠統酌畧  
之詞不可據為鐵案夫舍名誥洛誥確實之經文而  
從大傳依稀謬悠之浮說鳴盛之欺誣直不足置辨  
矣

無此戊辰二字則王在新邑句何所麗無王在新邑  
句則烝祭歲以下八句何所統標戊辰到日所以別  
於上文之往事王在新邑四字則下文一節之提綱

也讀者不之察而多所誤認遂謂戊辰上宜有某月  
日王至新邑之文而新安陳櫟亦疑三月至十一月  
王必嘗親至洛行大祀禮受大朝賀發大號令今脫  
去矣不知經文其在非脫也名誥太保以庶邦家君  
取幣入錫拜手稽首旅王若公此非大朝會而何讀  
篇首節四才民大和會百工播民和見壬於周周公  
侯自男邦采衛益明白咸勤乃洪大誥治此非大號令而何惟大祭祀公不  
敢代耳故誥王第一義即日王肇稱殷禮祀於新邑

咸秩無文此時周公已自洛歸鎬

太保錫幣旅王勸一節載之甚明

王即時益洛

曰予齊百工伴從王曰以在周工往新

洛經文已

而公不必偕行也

曰伴從曰汝自教工曰撫事如予曰罔不若予

自瞭然

曰予明農哉則公未

偕行經文又已瞭然

王至洛報公之詞所謂和恒居

師者初履新邑誇公定宅之功也

朱子曰居師營所

謂惇宗稱秩者還答其肇稱盛秩等語也

惇宗古注訓厚尊蔡

氏謂與下宗禮同誤矣周公以祀新邑記功宗為兩事不可混為一般禮既已肇稱沖人獨任祀祀所有光上下施四方迓衡勤教云云仍

求公以來助也於是公感王意不敢執明農之悅而重至於洛矣

公功悲迪篤罔不若時則成王見公復來喜悅而嘉

歎之詞也

王氏樵謂周公位冢宰兼師保輔予小子

佐啟迪云云何其複贊而無味

其退即辟于周則公來而王可退遂定計歸錫命公

留後之詞也

漢儒以退即辟為退此坐而執君位其命公後為立公子伯禽三統歷曰此伯

禽俾候于魯之

王自念到洛以來諸典具舉惟功宗

一節未能行由於宗禮未定尚有待監之士師工也

王謹記功載之一言今仍以責成於留後也中間挿  
未救公功句豫逗出再至之端倪而公定予往數語  
則竟是王與公臨行訣別之所丁寧矣朱子曰此王  
與公訣而歸  
也之言自茲以下則王已歸鎬公獨在洛拜手稽首而  
言曰王命予來叙王命所以鄭重此來也孺子來相  
宅又追叙王來之事孺子以下七句與予且以下六  
句兩邊對舉許與王分任其責蓋所以慰王也陳氏  
大猷  
日此處上下疑有闕文疑王之歸鎬與  
公之來洛並無明文也蓋讀之疎忽伴來以下皆

言實事秬鬯日明禋命祭文武也從王介惠篇叙及肅之說

王伴殷節共七句則明禋時禱祝之詞

按惇宗將禮一段當屬夏祭此秬鬯明禋一段當屬

秋祭後文太室入裸顯然冬祭皆用夏正祭享用夏正見周月

解與周禮仲冬大閱入獻禽以享祭正合又有功祭

於大丞故功宗特附於此祭而作冊祝此時克教公

功矣如此逐層說下通篇乃了然而戊辰王在新邑

亦不至說錯矣



洛誥篇者雖冠以惟三月其實全篇作於冬盡建丑  
之月丞祭逸祝之後也自朕予懷德以上皆追叙因  
記言多而記事少自不能詳其月日惟王在新邑以  
後祇記事而不記言故標出戊辰王在以釐異於追  
記之前文若必於上文即詳係月被時當亦能之但  
無此体冗散複沓而不成篇法矣歲之一字鄭康成  
從劉說謂為成王元年此大誤或又謂文武驛牛乃  
因事告祭與丞祭非一事倘令真屬告祭愈不得加

歲字矣且成格於殺禮入裸於太室反不屬於烝祭  
而屬於告祭乎歲之一字無論屬告祭屬烝祭豈有  
戊辰一千支而包下歲字乎